

眉州屬志卷十九

藝文志

雜紀

雜紀

蘓老泉先生里居未爲世知雷簡夫太簡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文忠皆有味乎其言也簡夫長安人其文亦竒史自有傳上韓忠獻書昨年在長安累獲奏記入蜀來路遠頗加疎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上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一

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而東距眉州尙數百里一日眉人蘓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史遷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耶簡夫自念無以發洵之跡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於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遊亦舉茂才不中今已無意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

學官未報今春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順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上張文定書簡夫近見眉州蘓洵著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眞王佐才也史論眞良史才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竒才耳令人欲麋珠璣芝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其不以所業投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柬爲郡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

喜其說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祇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斬之不得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路途間耶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得其請而後已庶爲洵進用之權也上歐陽內翰書伏見眉人蘓洵年逾四十嘗著六經洪範等篇十論爲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嘆

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王佐才也嗚乎起洵於貧賤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向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天之書旣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責執事矣

洵自少豪放嘗於庚午重九玉局無礙子肆中見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

畫像筆法清竒云乃張仙也有禱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洵尙無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數年乃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之言不吾誣也故識其本未使異時子孫求讀書種者於此加敬焉慶歷戊子上元日蘓洵書臺頤觀古碑

老泉詩序云至酆都縣將游山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嘗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賦詩紀事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二
婢子**爓**帛足蹈於地眎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烏
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
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
程之問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間遂僦
此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
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晴墳起數尺某疑有古
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夫人
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以下十七則
俱東坡別集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
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
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
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
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
每至寺卽解衣槃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侍
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
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
記名仙籍是也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髻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上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

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繞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俠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卽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磚未足謀

之人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所居山林夔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得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整少年郎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因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湏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餐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至晚磚

猶無一口坡甚嘆悔至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豪哉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烏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烏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

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

國朝試科在八月中黃門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矣韓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蘓軾蘓轍最有聲望聞其弟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病魏公又數使問病旣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相國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七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蘓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此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詩也澗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宿幽州館中有題蘓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文數十篇謂之大蘓集

東坡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辭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

遭磨毀非特此也蘓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濁涇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歐公論坡詩文落筆輒爲人傳誦每篇出歐公終日喜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坡公乃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間海內外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八

稱坡公詩文不復有言歐公者

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蘓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生平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

劉季孫平之子家藏書數千卷其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

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
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
瞻大喜在穎州和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
知我霜鬢斑蓋記此也

歐陽公初薦蘓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
韓公當國韓公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
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
方得編修因革禮書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
爲富公神道碑久而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言之一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九

請便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先生翰墨之妙旣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
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
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
銘譚楨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
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
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
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
家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

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鍼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鼂丈无咎言蘓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

端楷中來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蘓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憇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裡松子僧前落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憇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

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魯直跋云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邱一壑不減古人誰當此作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蘓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

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蘓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蘓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

畧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子瞻銘序備矣復於泉後作東坡庵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洪武初教授徐一夔爲作疏云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勤上人之居在焉先生爲著泉銘其徒旣作石屋覆泉且刻銘於

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爲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於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爲他僧舍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蘓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伏以睠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於此幽棲蘓長公因之數至迹分

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
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
懷賢忱式昭於薦菊故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
雖名號僅存幾逐刼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
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
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
母誚濫干

遠謁冰華丈於所居烟雨堂偶誦人祭先生文至
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三

無閒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鄒陽
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
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蘓軾逆數而上十
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盖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
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
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
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
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

安在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予嘗
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者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
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
爲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
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
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
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
出但憾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

蘓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四

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
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
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
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
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紗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
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也

以下五則山谷跋語

東坡書隨大小眞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
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豈知書

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東坡先生書澗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到得其髣髴至於老重下筆沈著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藝故其風聲氣俗見於筆墨間坐作語言想像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真遇至鑒則亦敗矣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贗也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唯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瞠若不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蘓子瞻與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豈其然乎比來作字頗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魯公暗合孫吳耳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麓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

鼯如雷少焉蘓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
眞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墨迹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
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
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
減李北海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
必有知予此論者

跋中和院東坡帖云此一卷皆蘓仲虎尙書所藏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六

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
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以下

五則放
翁跋語

跋東坡問疾帖云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
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
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
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云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
已忘固已竒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

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於鏡湖下鷗亭

跋三蘓遺文云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爲吏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東坡書髓云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帙十卷擇其尤竒逸者爲之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

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輯之嘉泰二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手記

王履道跋東坡先生書云世學公書者多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

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冕端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以下三則
弇州跋語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蘓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嶽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最後得蘓文忠送梅花帖及趙文敏騎從弭節二帖於嘉禾項氏後先用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八

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船狡獪也干狐萃腋知爲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子手

蘓長公書煙江疊嶂歌極醇古鈔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尙書永興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以發之耶時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

余有此幀乃石室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眞足三絕清晝焚香展閱覺眉睫間有潯陽紫極宮色

九咽皆作清冷氣誓當與此君偕老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蘓子瞻厚爲人靜深超然不
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
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
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
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
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云北客若來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

詩語人以爲知言

以下二則
石林詩話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十九

蘓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
名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
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
叅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
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猶不稍
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
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因嫌瘦後有知音可廢
彈婉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王漁洋蜀道驛程記眉州三蘓祠蘓氏紗縠行舊

第也在城西偏三面環水堂三楹中祀文公文忠文定二公左右侍堂前二古栢甚夭矯數百年物也後軒三楹枕水題曰木假山堂西爲瑞蓮池甘蕉十餘本高覆簷霑池中有亭長廊周之

眉州有蘓長公馬券二帖係公遺筆今載石祠中又有小像李龍眠畫子由贊雖明初重刻不失古意然字多剝落

柳州羅池廟碑係長公手書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一鳳重鑄三蘓祠中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

靖康中蘓叔黨以眞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蘓內翰乎吾卽其子也肯隨若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其暴疾卒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愧其父矣考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旣卒而蔡京由尙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

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頌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談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此助洛攻蜀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一

者謗之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蘓穎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盖公元祐時奉使契丹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蘓軾被謫汝州特愛郟縣形勝似蜀故名小峩眉後卒常州子邁卜葬於此遵治命也

蘓軾謫惠州時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撞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蘓軾尙爾快活耶

復貶昌化

眉州驀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墨莊漫錄云蘓黃門薨於許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常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潁濱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州之東昔嘗約附於其廬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二

曰此爾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邾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蹈前約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瑯琊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蜀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峩眉山少公祔焉今河南志并載二公墓而四川志止載

老蘓墓不及少公定國公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
語豈不果耶

宋人議蘓過叔黨附梁師成妻死爲服總麻云云
顧畧其大節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
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死
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
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
黨死小官命也夫揮塵錄又載叔黨政和中畫窠
石而終不遇

晁以道作蘓叔黨過墓誌云先生帥定武謫知英
州繼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州永州邈乎萬死不
測之險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飲食服用凡生理
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
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更端起
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
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
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
之理嘗命叔黨作孔門弟子列傳則固有以處其

子矣先生還至永州稍遷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弟兄葬先生於汝州郟縣之小峩眉山遂家潁昌偶從湖陰營水竹數畝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醒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槩存焉而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宣和五年乙未以暴疾卒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悲夫諸葛孔明不得伸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幸而有子曰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

而死耳叔夜之志氣尤異而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憾者天乎不壽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云此文畧盡叔黨生平梗槩惜有闕文節錄之

南麾退翁蘓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老圃有子曰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爲族黨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魏了翁曰余歸

自靖叔明訪予山居言論風旨斂浮歸寔進道未
已嗚呼世家搖落邦國之耻也叔明尙敬懋之
東坡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
與之同遊者蟄頤山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
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
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子明也
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
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老道士東坡從
叔蘓慎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五

嚴可眉人國士也聞山谷僦居叙南徒步往訪焉
相與抵掌談笑至論列古今是非成敗愈久不厭
臨別山谷手書座右一銘以贈之俾歸以遺子椿
椿雖少骨格亦不凡也

宋時眉州蘓程家史是稱著姓蘓程家三姓文章
閎閱無論已而史氏猶多雋才如史經史炤史愿
史昶外又有史堯弼字唐英李文簡十八歲爲眉
州解魁時堯弼爲第二人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
工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

堯弼得建字卽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尙少房元
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幸早世事
見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堯弼以不壽故名位弗彰
而志乘亦失載惜哉

藍元用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慶
歷間罷爲眉州防禦使時歐陽永叔知制誥其制
詞云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
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簡予懷屢
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六

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褒服
茲寵榮勉爾後效

蘓老泉之祖白蓮道人遇蔣山人示葬地命取燈
一盞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凝然不動此正穴也
宋皇祐初彭山縣上瑞麥圖仁宗曰朕常禁四方
獻瑞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
帛以勸

楊虞仲州人丁丑甲科擢第官亦早達典蜀郡先
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

白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寤而有金堂縣尉令狐習輿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撫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訃至撫痛悼甚它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虞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虞仲倅遂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七

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它郡送遂寧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賔達之虞仲亦隱其事蜀人多知之者

吳季成眉人有子姿質甚茂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過則以鞭撻隨之黃山谷與書曰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乎手抄王荊公學記遺之

孫處士知微字太古彭山人也因師益部工水墨

僧令宗俗姓邱氏知微形貌山野性介潔凡欲圖畫道釋尊像精心致意虛神靜思不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青城白侯埧趙邨愛其水竹重深囂塵不入巽絕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畫思遲滯無羈束有位者或求之不動卽絕食托疾而遁有功德并故事人物傳於世彭山尙有程永辨亦以畫得名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人也少爲僧性僻而簡嘗言家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馬門父隨僖宗

入蜀至某四世矣琴最勝於蜀製作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盡善有瑟瑟徽者爲上金玉者次之螺蚌者抑又次焉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琴者箏聲絕無琴韻也又言隋文帝子蜀王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故有號寒玉韻磬嚮泉和志者琴則搯引曲調及弄絃則有歌詩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設其章句

以律和之之謂也咸平中知州馮知節召孫知微
畫俾處士彈琴二公俱止僧舍進士張及贈之詩
曰二公高節厭喧卑同寄蕭宮共展眉玉樹冰壺
齊品格野雲臯鶴本追隨泉流指下何人賞岳峭
毫端祇自知綖戀賢侯美風教故山歸去尙遲遲
祥符壬子冬告歸鄉里是年病卒年八十
僞蜀將韋承臯典眉州召僧行具至郡同修作金
法藥垂成韋坐貶盧敬芝送至蕃頤津韋收藥沉
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先是授吾術韋處士者吾害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二十九

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
國變更韋以拒魏王之師誅死

孫文懿公抃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
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文懿以第
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
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云常
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悉稅
之至公任監左藏鎮將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
慰諭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後叅知

政事

程建用楊堯咨皆眉人東坡幼時同子由俱在學
舍中值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蓋楊卽
云夏雨淒涼似秋東坡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
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

程建用字夔仲眉山元豐間知中江政尙清簡
案無留牘嘗作書寄蘓子瞻記山川狀風物寫情
景邑之名勝如在几案間學識才行有大過人者

見中
江志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

黃山谷書子美夔州兩川詩貽楊素翁又作大雅
堂記世謂山谷曾遊丹稜觀青神借景亭之詩眉
州觀蓮亭之贊所傳或不虛也

張南軒有與李季允臺帖後有無急於成之語見
魏鶴山跋今此帖亦無存

楊慎叙周受菴詩選中云蘓文忠宋代詩祖唐庚
韓駒巽巖後溪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
芳者

無名氏六言或以爲李季章作蔣凝賦止四韻邠

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孃半裝并升菴集

楊明讀書東郭外龜山有記存武烈王祠後人因

龜山名號誤以楊時爲丹稜人

謝臯羽翱常遊丹稜花卿冢行所謂雨青沙白丹

稜東是也

丹邑西關白塔寺有蘓子由碑記剝蝕不可辨

丹邑總岡山有嶺曰東坡昔傳坡及子由適雅州

宿此因以爲名

眉州孟拾遺祠二絕句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一

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裴澈

作

翠蓋西蒙駱谷塵尙從奄佞分亡身拾遺竟入玻

璃水猶勝汙泥白馬津簡綿芳作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青蓋絕唱也予

□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

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

閒中所得句也以下五則俱唐子西

南征賦詩舒廓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工

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
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二語畢
世不可得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
十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
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
如此

蘓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番好議論若飽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二

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
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
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塘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
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
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
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
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
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

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
自書云將置之於座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
五六乃爲書所記者三十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
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
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
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垂踏
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
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卧麟
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三

矣集者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杭強行父幼
安記

周紫芝竹坡詩話錢塘強幼安爲予言頃歲調官
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
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叙
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
有饑蛟掉尾取渴虎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
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鄭康佐曰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

謁博士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
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
趨尚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
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康佐承乏惠陽暇日
閱寓公集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
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首既而進士葛
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
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而篇帙淆亂句讀
舛訛殆不可辨未幾又得蜀本於歸善令張匪躬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四

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
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是正康佐以郡事
倥偬遂屬教授王維則讐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
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爲全編因其名類勒爲
三十卷命刻板摹記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
必有至文而先生之名可不朽矣且以成吾家先
君友之之意而後之尙友者愈無窮矣

鄭康佐子
西文集跋

陳氏曰張商英拜子西作內前行坐貶惠州其文
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篇皆精確

鴈湖李氏壁曰子西文采風流人謂小東坡

劉彝叔曰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小自成一
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

劉後村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
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氣骨而未盡
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
也

王伯厚困學記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五

西河渡橋南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東齋記事云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三種其和
者爲養生主稍勁者爲齊物論

王漁洋居易錄云予曩與亡友葉文敏方靄論牛

李之黨李爲君子牛爲小人勿論兩人本末卽視
其所與之友可知文敏不以爲然適觀眉山唐庚
集寄郭潛夫詩云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須臾
盡變濁混混顏色同清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
視開成間牛李爭長雄卒之贊皇老不勝太牢公

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因憶吾前言之持論非
謬也

唐庚子西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禠文十二

卷

以論記傳贊銘誌狀
表書啓說箴疏爲次

三國禠事二卷紹興二十

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康
佐及唐庚弟庾子文若序徐渤興公鈔自何元子
家藏本渤有序庚自序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
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
名治察言諸論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六

文賦二十二首爲一卷禠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

卷

並居
易錄

史論唐文若譏休兵其清風苦節終始不渝

唐文若爲文思箴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旣休矣兵
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所
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
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

見宋史

史論孫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

唐立夫

文字若

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

襟懷灑落人自愛之在朝廷若不預事間出議論

輒平正無向背其治郡能盡僚屬之才人皆樂爲

宣力至簿書期會則不屑性既寡合遇所喜形迹

都忘平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之嘗曰觀人以

初見爲定徃徃十得六七

文若一字仲
愨晚號遯菴

勾濤在高廟時言事稱上意大抵以薦士爲己任

士因濤薦召凡數十人後多爲名宦唐公文若其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七

一也

見費著
氏族譜

虞允文爲右相更張舊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請

去陞辭時猶以變古欲速爲戒兩賢相掎豈得之

於彬甫耶

南軒張氏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

不殖生產平生死生文字間

張燾張栻呂祖謙江應辰尤袤劉清之皆仁甫友

也交遊如此宜其請升范蘓司馬歐陽從祀孔子

而黜王安石父子李勣乎

陳氏曰禮部侍郎眉山李仁甫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旣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其卷數雖如此而刪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陳氏曰太祖實錄李燾云世傳太祖自陳橋推戴馬上約束諸將本太祖聖意前錄無太宗叩馬之語蓋後錄所增也然則燾亦嘗見舊錄耶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八

工部侍郎仙井監李微之

心傳

作建炎以來繫年

要記二百卷蓋與李巽崖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

後相繼爲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

俱陳氏說

周益公題范太史家藏帖中云眉山李仁甫謂近

則事詳遠則事畧不當以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

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宜日

記之偏王安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

以下三則俱周益公

語

題呂吉甫帖後復云後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太

史李仁甫見此帖命其子稟題其後考證極爲精
詳謂溫公誤國者陳瑩中矯枉之言也某重書
周密曰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爲長編
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
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日月先後
次第之井然有條眞可爲法也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爲京尹李仁
甫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常瞰其亡一日知其出
徃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旣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三十九

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磅礴也
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有二厨貯書牙籤黃
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
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
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
進而卷帙浩繁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畧觀不可得
仁甫聞其言窘甚急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
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
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盃行輒請至

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緝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十金吏畏其威獲其賞輒先錄送韓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

癸辛
裸識

馬氏曰李文簡公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

文獻
通攷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

史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燦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長編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編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鈎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

自本朝凡實錄正史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叅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耳故余謂春秋之後纔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

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一

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效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足觀也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與蜀自三蘓死公父子弟兄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

繼蘓氏云

並水心集序

開禧二年議伐金李壁直學士院當草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犯要盟腴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爲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

宋孝宗乾道元年復制科李廔策進依正奏名第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二

一甲淳熙四年廔弟塾復舉賢良方正爲近習所沮然自廔後制科無合格矣

李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制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旣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廔塾習焉

見宋史

李燾過成都淨名院云觸目都曾到問名乃非也

其白題詩絕有風味可思

以下二則
升菴詩話

唐世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太白丹稜僧可朋
不相上下昔人欲裒集三人詩爲一帙而未果知
者惜之

註荆公詩十五卷陳氏振孫曰參政眉山李壁季
章撰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臨邛魏
鶴山作序

中興十三戰功錄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中興以
來禦寇立功惟此十三處編爲一書所謂司勳藏
其貳也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三

宋王賞有斐閣銘云溫江蘓國士企先於東郊別
墅創爲閣前有修竹後有流水予名之曰有斐而
爲之銘銘曰淇水湯湯綠竹猗猗武公之德託興
在茲圭璧之質琢磨成器願子百年惟公是似
吳澄事韻擷英序云昔歐陽公蘓老泉王荆國諸
人以黯然銷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
江蘓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荆國就席擬賦
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
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黃山谷

始以用韻竒險爲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尙也

楊升菴嘗遊丹稜邑令呂禧楚黃知名士也邀登白塔限韻請題甫上而詩成呂大服

歐陽炯事孟蜀工於詞作三字令首叙花間集者每言愁苦之音易好懽愉之詞難工其詞大抵婉約和好不欲強作愁思者也其弟歐陽彬亦善詞作生查子 詞品

丹鉛錄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四

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張氏漢綱之後綱卒瘞犍爲武陽唐大中時有天祺者自武陽徙江源卒瘞後有白檀生墓間號白檀張氏五傳至中理舉逸民不就卽拜將作監主簿子曰公謹元祐五年五經出身累贈少師公謹

之子深徙雙流登崇寧第累遷夔州路轉運判官
張丞相浚宣撫川陝承制黜陟除深潼川路提點
刑獄改轉運副使遷知夔州中書舍人勾濤論馬
政力薦深除管川陝茶馬繼除都轉運使以制置
使胡公世將議酒法不合改除瀘州因母老請祠
子孫多以賞得官子珏慎孫徽之安之皆郡守

費氏族譜

明吳薦有宋朝議大夫黎公錞贊曰三傳融心六
一攸契經術揚廷結知英帝學仕兼優借留斯致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五

牋簡遺言百世爭媚

丹鉛餘錄云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
津萬里津江首津沙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彭
山居其二王勃詩風煙望五津卽此

范成大吳船錄云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戊
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
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下新津綠
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
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

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余在郡時過此橋輒爲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遊灌縣青城山歷癸酉至丙子早發江源縣四十里宿新津己卯以小舟至彭山與家屬船會

河北吳保安字永固天寶中自方義尉選授彭山丞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子幼孤權窆寺內有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六

友郭仲翔自河北至蜀訪之聞其死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

設祭酬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

墨記骨節書其次序恐葬

斂時有失也

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

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加朝議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

之蓋仲翔曾被陷蠻中俘四十年蠻人邀木絹千匹得贖還保安傾家財棄妻子住嵩州十年經營得絹如數往蠻中致仲翔生還故感其德而厚報如此

馮仲業爲丹邑令元兵入眉力戰以死宋史旣無表章邑中又未崇祀豈非缺典

胡子儀

初名志遠

大足人

備遺錄云榮縣人誤

建文時其兄子昭

備遺錄作子韶

以刑部侍郎與方正學同死靖難子儀膺辟分教威遠歷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節棄官隱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七

丹稜民家生二子各數歲撫而謂之曰吾兄無子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於難遂棄去有懷鄉詩云一區廢宅棠山下半畝方塘夕照中鄉國匪遙山自遠乾坤雖大足難容劉應箕忠孝節記稱其聲意悲壯盖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鳴者也

或曰志遠

爲蜀府典寶

按羅廷唯傳胡子昭中云子儀隱丹稜蜀

獻王知而憐之命祝髮隱於僧辭曰父母遺體不敢自傷末云余嘗過大足棠山見子昭宅遺址旁有胡氏相傳爲子儀後備遺錄以子昭曾爲榮縣

訓導故失攷也

閩中壽聖院僧冲古者工於詩其輓光獻太后云
昔補一天成大業晚扶雙日耀重離有詩五百餘
篇題曰錦屏集又僧惟聰能詩曾賦春陰云好花
分日少閑草占春多亦佳句也冲古眉陽人

彭樂齋詩話云余弟仲尹咏菊詩云野橋晚雨楓
初落流水空山日易斜秋日晚景云綠盡荷塘煙
晚渡白浮葦岸鷺孤飛題寺中書齋云蕭寺一燈
長夏雨殘書半架短籬風出邑城口占云千峯雲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四十八

擁北一塔日沉西別兄云臨岐翻語塞不淚更魂
消田家詩云鷄豚司戶牖風雨長兒孫置之唐人
亦無愧色

余弟磬泉少聰敏七歲濯手水邊云素手濯長渠
揚波混太虛還將指上瀝驚散水中魚年十二咏
扇上美人吹簫橋邊一絕結云仙音不肯隨風響
恐引劉郎渡石橋衆異之由此知名咏塞上紅柳
云隴邊霜織紅絲縷馬上人看頰玉盤呂司農白
燕云衝風劍氣搖清晝掠草霜花點翠微又自昔

寄身原是玉至今留影尙無瑕一時傳誦謂高出
袁白燕上重九云解事鴈鴻書易達妬花風雨菊
無光中秋和人秋字韻露色遙凝天地氣月明中
畫古今秋余尤愛紫雲寺雜詩云山月別來嫌客
俗嶺雲多處倩誰娛又山岡斷處雲爲補澗水消
來石有聲寄兄云謝客池塘千里夢子瞻風雨十
年心過劍門云劍拔寒稜障巴蜀氣昏陰雨失乾
坤早過函谷關疲驢皓月度函谷不待鷄鳴早出
關北上途中云敝裘不敵嚴寒力獨自騎驢入酒
氣雄力健堪以式靡

彭仲尹雜記云五月十一日余至登州僧言觀海
市者先明諸島狀天薄雲東北微風霧氣敷於島
脚正其時也無甚竒異本地方官民或數年不遇
尙有至老未見者亦似有緣焉余惘然久之次日
登蓬萊閣僧歷指諸島名就晚潔齋十三日晨起
效東坡禱海神已刻泛舟彈子窩探仙人洞甫登
岸舟子云沙門島市矣島後高前低低處現一塔

一杆從頂出杆頭斜掛一旛隨風舞曳高處化爲
墩上平下方四稜如削俄而塔變爲葫蘆象杆化
而爲人東張西顧徃復數次倏又非塔非人頂上
橫出一樑直接墩忽一落樑在中又一落在下頃
之墩塔融成一片中開一門門正中一柱左右二
綺牕旋方旋圓玲瓏透徹如初日照耀隨又化爲
蓮花座一尊者趺坐其上高觸半空頭戴棕笠耳
肩項膝儼然寺中莊嚴小竹島之市也初見一城
一衣白人奔走堦上疾若飄風顧盼間化爲八角

亭子周遭撐拄約數十水光中澈直達外洋一簾
垂西北二柱中扁額對聯隱隱旋又化爲玉尺岸
岸後張一口類獅子口中連吐三毬岸前化爲屏
高可七八丈濶二三丈許就中湧出大殿一座靜
穆雄渾極似皇家宮闕殿前豎二桅屏後突架一
棚若陳席三人周旋其間而大殿脊上忽疊起生
殿一重一如大殿式架又化而爲門門又化而爲
窗方圓閃倏如沙門島高山島極遠遙見大旗■
幔懸繞碧空一樓臺雄峙其後三面開敞有人於

中作歌舞狀回顧長山島以西諸小島各擁一帽如覆盆俄頃連爲一氣中閃一洞漸開漸濶上化爲長橋可數里橫跨海面大竹島化爲城尾拖一吻如象鼻忽從島脊劃然中開水天一色竒幻不及諸島自已中起歷午未二刻方散種種變態眞絕世竒觀覺江隣幾雜志與平日人言均未窮其奧妙東坡詩序以爲近於南海蜃樓如此大神通豈蜃氣所能吐納又有云卽海上城池人物臺閣旌旗等狀毋論一無相肖且如此何能變化之有

余意以爲滄溟萬里島嶼幽深或有仙家出沒蕩搖浮世不則神龍騰變不可方物耳前史漢所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望之如雲未能至者恐亦卽此而當年無海市之名方士徐福樂大輩誤見爲眞以此誑惑秦皇漢武總未可知云

八月望二日自蓬萊辛店早行殘星在天月色尙白忽見東南青黑氣屏擋如障東側五峯攢峙若掌接南微凹處突起一岡橫亘數十里私憶山也俄而五峰結爲浮圖頂圓中狹拍馬高處望之東

又一物孤根矗空似雪似石穿折透漏大可十餘
圍類園中石筍而岡起處傑閣摩天飛簷廠楔氣
象直欲吞日緊與浮圖對其下沃野中開阡陌橫
袞青黃繡錯垂柳夾道四極竹樹朦朧茅屋土垣
隱露人家半面儼望蜀中楹林籠竹風物去馬首
纔數武耳正面一帶迴風走嶺蜿蜒一氣與岡接
其上樓臺殿宇重疊四層三層至一二層者星羅
碁布巖際陰靄中小亭若方若圓若八角半面者
又若傾欹欲墜者更難僕數嶺樹或一枝獨秀或

衆木扶疎或拳曲若傘旁見於斷岸絕壁間與樓
臺各爲分布下面榆楊棗柿等樹層層掩翳就中
皆有透折白道達於嶺始而日出丈餘似輕烟細
雨中遙望山莊村舍漸而日高三丈又若春雪初
霽繚白縈青遠近一色如畫小亭不及日旭者愈
覺元遠可眺類觀海市微不似者變化超忽之態
耳馬行三十餘里天涯始露萬山低脫而此境懸
於碧落間至午方散始知一片雲氣結成也僕夫
土人爲余言秋雲爲日所蒸徃徃有此昔年見人

物旗幟等項不足異也余曰爾知山市乎僕夫云
山市春日有之猶海市夏見不聞在秋也栖霞志
山市當春日晴和時語似有據因憶史漢云雲物
之出各象山川之形而東牟一路山盡窮石絕少
琳宮峻宇亦無深林大麓此又事之不可解也姑
綴之俟博覽者一証

附錄丹稜志備考十六則

舊志載史通邑人少與兄恂俱以文學名於時登
元祐進士歷官通州尉石盤令有古循吏風著易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三

著乾坤別解詩書義論孟義芻蕘策一卷墓在邑
南十五里石馬陵按唐子西史通墓志云通字子
深世爲眉之青神人其先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
入蜀遂家於眉通中元祐三年進士歷達州通州
尉盤石令年月日卒於官葬於某山之原據此通
爲青神人無疑舊志以爲邑人墓在石馬陵不知
何據今於士女表中不敢再入而錄子西墓志戴
藝文庶不使後人而誤後人也

舊志載史克恭爲乾道進士按宋史太宗改淳熙

六年爲至道元年眞宗改天禧六年爲乾興元年仁宗改天聖六年爲明道元年徽欽以前無乾興年號也惟南宋孝宗改隆興二年爲乾道元年而克恭實北宋人子西史九齡墓銘可據九齡克恭曾孫子西紹聖進士作者何失攷也

舊志云東南四十里鐵桶山乃唐段子璋寨地花卿鏖戰於此久不下故名攷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渙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四

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將花敬定攻拔綿州斬子璋據史子璋反梓州未至丹稜四月子璋反五月花卿拔綿州斬子璋亦無鏖戰於此之說蓋因東館有花卿冢附會其事耳黃山谷云卿冢在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則當時討賊於鐵桶山單騎鏖戰喪元不反之說或不誣也但以賊爲子璋則大誤

舊志山居一則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二語唐子西詩也下接余家深山之中云云乃羅大經自

序山居之樂以證唐詩耳竟將全篇嫁名唐庚豈不知有鶴林玉露一書耶

舊志云李裒理宗淳祐八年正月奏請周程張朱從祀孔廟而黜王安石上從之按宋史理宗登極建元寶慶四年改紹定紹定七年改端平端平四年改嘉熙元年是年春以李裒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二年六月李裒卒至嘉熙四年後改淳祐又十三年而改寶祐則裒之卒在嘉熙二年至淳祐八年物故十一年矣此其可攷者也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五

舊志齊樂郡城東南二十里齊置郡後周改爲縣洪雅城治東五里卽後周齊樂縣治也齊樂在治東南二十里改爲洪雅在治東五里猶是故地一更名而方向不同道里迥別此必有一誤楊仁儼王蜀時爲丹稜令後歸宋補渭南主簿見宋史歐陽炯事孟蜀後主工於詞作花間集會約同僚納涼於淨衆寺寺僧可朋作歌刺之遽撤飲見堯山堂外紀又

本朝富平人李蔚康熙戊午舉人從軍署丹稜令有

異政後歸中壬戌科進士見陝西富平縣志

邑昔賢著作可朋玉壘集唐文若文思箴遯菴文集李仁甫長編樊漢炳南賓志序李季章鴈湖集清塵錄李季允悅齋文集程叔運雲歸鼓吹自由編舊志已見矣如唐彥通四經徹旨春秋講義三十卷辨三傳七卷子西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禱文十二卷三國禱事二卷李仁甫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疑尙書百篇圖大傳禱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六

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並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李季章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一百五十卷彭百川太平治迹統彙七十三卷等書目之可攷者也舊志皆未載

職官中如嘉靖朝令杜凌雲丞梁桂芳見北界碑

楊斌洪熙朝令繆文薦萬歷朝令張溫李紳成化朝主簿周廣成化朝教諭孟瀾宏治朝教諭謝希顏左權洪武朝訓導康斌成化朝訓導劉鳳宏治朝訓導慎修宏治中典史見興福寺書梁楊英宏治朝教諭聶郁宏治朝訓導見白塔寺碑柳尙文馮瑞正德朝教諭袁璽黃燦正德朝訓導楊善正德朝主簿又羅維唐盛嘉靖朝訓導楊明善嘉靖朝主簿孫政嘉靖朝典史俱見學宮碑

晉常璩華陽後賢志巴西太守費植尙書費立譙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七

國內史費緝諫議大夫費詩五官中郎將梁伍合浦太守費貽又呂孟謝褒俱南安人按當時南安

東至武陽

山今彭

南至犍爲西至沉黎

州今雅

北至臨

邛諸賢所產未知何屬意嘉眉兩志並可載入邑舊稱南安恐緣此坐實以爲邑人故存其說埃之博雅君子

舊志龍鵠山抽得閒身伴瘦筇一絕以爲杜光庭作按光庭王蜀青城山道士封光祿大夫尙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者玩詩意似道

家者流當必光庭作省志以爲李季章作不敢辨然不如從舊志爲是蓋巽崖文簡所名而龍鵠山則其來久矣

黃山谷詩話花卿冢在丹稜縣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訪今鎮卿冢尙存康熙四十年州牧金一鳳置二戶守之免其役舊傳喪元騎馬遇浣婦僵仆於此原本一統志其事近幻不足信嘗攷高適傳西川牙將花敬定恃勇旣誅段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崔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又崔光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五十八

遠傳花敬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取之蜀人之受毒深矣又杜甫戲贈花卿詩二首皆含諷刺據此花卿不應血食茲土而歷世崇享不廢者討賊喪元所謂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與

舊志云李燾長子謙官奉議郎按公雲安曲水畱題攜子扈塾至垩壁臺及劉甥卞子道子步訪之又攷宋史公傳子扈至垩塾壁臺中云扈中制科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父子同

柱史事縉紳榮之近臣復舉次子塾應制科据公文及本傳並無謙名亦無官奉議郎者且史云復舉次子塾則厓似爲公長子舊志所云不知何據今於士女表中削去謙名而附其說於此

宋開禧二年議伐金李壁直學士院當草詔史論李壁邱崇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秉筆焉何其所見先後舛逆哉附會之罪壁固無逭於公論矣宋自賊檜主和畏金人如稚子於嚴父無敢北面輕唾

者侂胄明目張膽聲罪致討兵雖敗衄亦足爲烈於天下矣雪祖宗之深仇抒後世之公忿大哉詔乎脫脫何足以知此抑聞金人得侂胄首用沉香續身題其碣曰宋太師韓平原王之墓每宋使至必引示之嗚呼公論伸於敵國而忠愫不諒於中朝和戎於期之咏非定案耶侂胄爲人固不足恕而伐金之舉矯矯乎不可及也

王漁洋曰唐庚生三蘓之鄉前後與坡同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盖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

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宜其不爲
眉山之徒與又引王與堅之說曰子西議論文章
皆蘓氏緒餘顧以黨禁方嚴而子西又附商英以
進其著作不及蘓氏止題巢元修傳及之大致譏
貶上蔡司空書論當世文學之士止言尹師魯王
深父其趨時如此然亦何救於貶謫哉此論亦與
余若合符節所謂三代直道也居易錄 嗚呼此誣章
也強幼安子西文錄推東坡者不一集中聞坡貶
惠州詩謂與元氣爭大天地不能容崇奉至此豈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六十

尙未之覩耶巢元修傳後論子由曰蹇蹇有大節
曰愼惜名器曰士大夫詆之過矣豈得謂之大致
譏貶耶韓子蒼雖登蘓門而進由宦者天下少之
視商英之薦子西何如耶抑庚子文若守九江時
金兵困舒意氣不衰方督匠刻東坡集非夙承庭
訓師友淵源何至於是耶又按本傳子西善屬文
舉進士爲宗子博士則商英未薦之先已自起家
謂附商英者於事何指上蔡司空書大旨嫉虛談
經義卑視文章者且當時學蘓之禁方嚴故止及

師魯深父而平居論文未齒二子不得據此作爰書也且考商英生平誠有可議然爲相時摧蔡京論楊戩轉倉平貨寬民通商徽宗憚其忠直匿匠樓下前有商霖之褒後致太學之訟又賜諡文忠與溫范並列非補過君子惡能至斯乎視王安石輩流毒宗社始終不悔何啻霄壤也恨其時以何執中等醞織其短相業不終並子西累及耳弱生之言殆不足辨阮亭高才博學一代所推亦爲掄擊賢者之論是亦碧雲馱之餘孽也

丹稜之名始於隋開皇間今志云蓋取赤崖丹川之義又云赤崖山其山高峻色赤有稜狀若飛旗拱揖縣治邑名本此覺語中字義頗不聯屬心竊疑之後讀曹能始四川名勝志引古志云赤巖山在治北二十里高聳赤色如烏旂之狀拱翼縣治雖林木叢茂不能蔽之其下卽多稜川縣名取此讀至此爲之心目了然蓋今志譌烏旂爲飛旗譌翼爲揖而詞之雅俗通塞迥判又於赤崖山增有稜二字直以丹稜二義屬山不復問諸水濱而俗

所稱丹川丹溪志悉不載遂使邑之取名日益茫
昧矣

眉州屬志

卷十九

雜紀

六十二

成都臧愷胡璦鐫字